

潮头拾贝 |

与稻谷有关的诗句(组诗)

■ (湖南)彭武定

水稻

无法抬头。只因我的每一颗谷粒
都饱满着。都承载着庄稼人一年的希冀
无法辜负,从种子发芽开始
就被雨水,就被阳光,就被农人们每一个白天
黑夜里
满脸的期望
恩惠,抑或相拥,抑或无微不至的照顾

诗人们,在洁白的稿纸上,会将我作为意象
用各种修辞手法,从不同的角度
挖掘我存在的主题,表述我象征的意义
试图让我抬起头,以增加我在阳光下的高度
就算我付出百般努力,千种辛苦
依旧将头低垂
也会被诗人们赞美成, 那是对土地无限深沈
的热爱

风吹来之时,也曾想顺势倒地
躺在泥土之上
安静地休息。村子里那些身体弯如弓的父亲们
披着蓑衣,戴着斗笠
在田埂上,时而来来回回走动
时而不满地跺脚
我不敢倒地,依旧坚强地低垂着头
站立着

稻草人

病历上的天书,看了几次之后
告诉患病的亲人:一切状况良好
然后掏出电话,用哭声告诉另一个亲人
另一个亲人,也用哭声
又告诉一个亲人

一直在外打拼的男人,写给父母及妻子的信很短
每一个字,都如一张笑脸,裹着蜜糖一样
每一句话,都如一个谜语,所有的谜底
都是:勿念,一切都好
写信的人,每天都在脚手架上
把心提着,把胆吊着,让风吹着,让雨淋着

常常给犯错的孩子一些鼓励与安慰
也常常告诉刚刚失去父亲的婴儿
长大后
他爸爸就出差回来了

我们需要稻草人,就如体弱多病的父母
在一望无垠的农田
用来驱赶偷食谷粒的麻雀

一株草怀念在稻田里劳作过的父亲

异乡的中秋节,就会让我想起
父亲坐在老木屋的石阶上,用早烟点燃寒冬
腊月的影子
踏上归乡的高铁,就会让我看见
弯如弓的父亲,在村前屋后的田野山坡
把日子过得忙忙碌碌

稻田里的一株草,被春风一吹,生长的速度
惊人。如同我们将一粒粒稻米吃下
转瞬之间
我们的头就高过父亲的身体
离家去外地打工的念头,如春笋拱破尚有白雪
掩盖的泥土

父亲已然无法感知春天
悄然来临。于山顶之上安睡,或在另一个世界
早已改变庄稼人的身份
奔走于车来人往的闹市,寻找我们身处的物
业小区
抑或叩击我们居住的门牌号码

而我们,依旧与稻田里的那株草一样
怀念着
我们的父亲

与故乡的稻禾一样

我不敢用自己的耳朵
聆听那些站在城市行道树上的鸟鸣
它们与我家乡那满山遍野的鸟叫声
没有什么两样
听到一次,我的心就痛一次
如刀割

我也不敢用自己的眼睛
看那些蹲在城市街角乞讨的孩子
他们与我家乡那满岭满坡放牧牛羊,以及打
猪草的孩子
没有多大区别
看见一次,我的泪就流一次
如雨露

与我一样来自家乡的爱人
一天天里,不停地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
我们如同两粒被风吹到城市的谷种
喝不到家乡的水,晒不到家乡的太阳
但我们依旧与故乡的稻禾一样
泥土味很重

母亲不像稻草人

乡下的日子。立秋之后
很忙
该收割的
一点也不能落下

秋风,孤独地
穿过一望无际的田野
随风而起的稻浪,已无法再现
只有寂寞的草垛

与秋风不停地打着招呼

稻田里,收割时遗漏的少许谷粒
已被先来的鸟儿
收拾干净
后来的鸟儿们,次第飞走
飞到晒谷坪
偷吃一粒粒渐渐晾干的谷粒

母亲不像稻草人那样尽职尽责
假忙碌着手上的活
任凭它们,一次次地
偷吃

母亲总是对父亲说
它们也有生命,就如我们的孩子
怎能让它们饿着
过日子

稻谷

插进春天的禾苗
看着
阳光的温暖,与母亲的白发
慢慢地
长成秋天黄灿灿的模样

母亲,用一脸的笑容
将一颗颗饱满的
稻粒,从广袤的田野
背回家

父亲,将一根根稻草
捡拾与捆绑
在田埂上,堆成又高又大的草垛
整个过程极其利索

最现实(外二首)

■ (四川)李湜

窗根堆积报告的谎言,道貌岸然
比排污口的污水,穿戴得体
一条正在修建的市政道路
野蛮地刺穿油菜花的少女
假以时日
绿油油的麦苗,结穗工厂厂房

山坳里,机器轰鸣洗劫一空蛙声
被肢解的老房子不再修剪桃花
花朵自由地开满杂乱无章
砸烂的墓碑
倒映祖宗们的流离失所

习惯像烟卤,大口地吞吐大烟
穿金戴银,木乃伊终究还是一具
没有灵魂的尸体。而盗墓者
则被无罪释放

柳街古镇

青砖,小瓦
吞吐白色的墙
金莲撩人的窗根
映红满街的灯笼
涂满川剧的颜料

牡丹的根系
爬满古镇的行头
雨来不来都无所谓
刚哥把热情铺满一桌子
2012年的红花椒
比任何新郎,都要傲娇

喝一杯
这辈子就少了一杯
诗人们又多了一杯
比李白
终究还是少了一杯

古戏台,花白的
胡须至少期颐
但他总比
钢筋混凝土伪装的
古建筑真实
也比一些自封大师的
诗人,低调沉稳

羊马河的水
在柳街比矿泉水还纯净
他也奈何不了
他的下半身浸满城市的气味
我再次
喝下一杯红花椒
满满的
粮食的味道

眉山远景楼

近水楼台,聆听明月湖
对岸,蝉们在树林中
排兵布阵,排练赤壁
也就是走流程
没有刀光剑影,没有火光冲天

连日阴雨,明月湖的黄昏
也涨了三尺。夜风吹皱
徐康的通今博古。都不及
一部手机,饮鸩止渴

来回消化的噪,惊不起宿鸟的鸟
扑腾向青天。湖面倒立的灯火
回放不到宋朝。短松冈
遥遥无期的代名词

在眉山
一座祠,造就一座城
一个人,照亮一座城

潮头品茗 |

借清荷说无常

■ (江苏)苏峰



前两年,执迷于看一枝荷如何地开落,便
寻思着自己种。

第一次养时天气已转凉。前期,碗莲的种子
是养在清水里的。大约一周后,七八个黑褐色
硬壳上炸出了一道小小的裂痕,开口处各
蜷缩着一点点嫩绿的芽。知道种子有惊人的
力量,但亲眼看见柔弱的它顶破厚重的壳,还是
有点震撼。取了一颗发芽的种子在手里细
瞧,却发现那原本坚硬的壳已经变得既软又
薄了。不觉感动!是啊,它的使命就是保护和
抵抗!当新生命还在腹中孕育,它必须极尽刚
强,才能为胎儿抵挡外界所有的伤害。可是,
新生命一旦成型,需要破壳而出,它就自动让
路,绝不成为绊脚石。就像女人分娩,产期一
到,子宫肌肉逐渐将宫颈撑开,每开一寸,都
是锥心断骨的十级疼痛,然而再痛,还是渴望
官口开,一旦小宝贝落地,所有撕裂的阵痛都
变成了含泪无悔的微笑。

裂痕越来越大,那绿点儿也越来越长,原来
是顶着荷叶的茎。茎端的叶片,起初只是紫
红色的一小卷。一天天过去了,那紫红色小卷
慢慢展开,嫩绿的圆叶终于安舒放心地躺
在水面上。第二片叶子发芽时,我将它们都移
入泥里。每一次新叶出生,都盼着它可以站
立起来,唯有长出了立叶,才有可能开花。然
而一片又一片,都不是。长着长着,就软软的
浮在水面了。天气一日日转凉,不论我怎么
找角

一抹兰花幽幽香

■ (江苏)李哲

静立窗前,久久凝视,宿舍窗前那盆兰花
悄然开放了,一股浓郁的奇香扑鼻而来,深
深吸一口,神清气爽。

偶尔抬头窗外,映入眼帘的总是这盆香
兰花,品味一番,仿佛我的每一片灵感都是
来自于眼睛,而眼睛的每一丝感动都穿过
了这一盆香兰。

我不知道这盆兰花为什么能激起我这么
多的灵感,好像是她独特的绿,不尽然,她
的香,不全面,或许是那最难言说的神韵。

这盆兰花已陪伴我两年多了,记得去年
也是这个时候,盛开过一次。都说兰花难
养,想想也是,原本想扔掉,但看见那几片
绿叶,像翡翠,像碧玉,绿得清纯,惹人怜
惜。于是也就舍不得扔掉,随意地放在窗
台的一角。对这盆兰花我也没什么心思,
既没换盆,更没加营养土,只是偶尔想起
就浇点水。

时间伴随着紧张的学习如水一般悄悄
流过,这盆兰花仿佛也通人性似的,没想
到一年后,突然间,她就抽出了一支圆滑
的细茎,仿佛一枝饱蘸绿墨的笔,又极像
溺水者求救的那只手臂,很快茎旁长出小
叶,这些小叶以花瓣的形式“开放”,绽
出一个绿色的花之梦,黄紫相间的花瓣,
舒展的姿态真像人们说的“兰

夏夜心曲

■ (吉林)曹淑花

夜色如水,花香醉人,是谁把这夏夜渲
染得如此美丽?夜风款款,霓虹闪闪,又
是谁把这清凉播撒,如画一样绚烂?

窗幔轻飘,流萤低唱,是谁缓缓拨动
心弦,弹奏着诗的继续?

在我的心灵深处,有一朵花儿在月下
默默的绽放;有一首诗在月下悄悄的酝
酿;有一份情在月下轻轻的徜徉……掬
月情在心,傍花香满怀。

仰望,天空旷达,是那样深邃辽远。月
亮如羞涩的姑娘,被一抹灰色的云半遮
着笑面。星星忽隐忽现的眨着眼睛,徐
徐的夜风,调皮地掀起了我的裙裾。夏
夜绚烂的月辉,如同银线丝丝缕缕,穿
越时空把我灵动的心痴缠。

携着夜色漫步,沉浸在这纯净无我的
境界中,突然有种意想不到的启迪与感
悟,能否在静夜中无眠?

影在月下徘徊,心在夏夜静思。当悠
悠的情感遥寄了文字,当串串的祝福谱
绘了心曲,在这美丽的夏夜啊,我兴奋依
然,就如聆听那蛙声一片。

一道闪电,顷刻划破了夜的安然。疾
雨摧花,花语如泣如诉,低吟浅唱着。像
一首多情而伤感的小夜曲,在这无眠之
夜,声声敲打着我的心房,点点滴滴扣
动心弦。那明快的清

度,日照都不足,两个月后,它们终究死
了。

到底我是喜爱莲本身,还是先人赋予
它的美好品格呢?二者水乳不可分,无法
确定。但有一点,毋庸置疑,荷花启蒙了
我对美的认知。

童年的记忆很迷茫,一朵素白的莲却
有着清晰定格。七八岁,暑假去看姑
姑。刚到堂屋,有斜阳照着对面的芦苇
山墙。那墙空无一物,唯插着一朵素白
的半开的荷。斜阳给它四周镶了一圈昏
黄的光晕,它端坐那里,庄严温柔。我
心突然就被撞了一下,悬在半空。一种
从未经历的空旷的清寂笼罩了我,那一
瞬,不想蹦,不想跳,不想大喊大叫,心
中充满了安静的讶异和欢喜……

因童年记忆太深,以至后来所有荷花
都觉得平淡,或许有一天,还会惊艳,但
那是不可预测的无常啊。也如那朵素白
的莲,它们于无常里被掐掉死去,又于恒
常里活在人心。而那些碗莲的种子,虽
然还不曾开花,却让我明白了刚强有时,
柔软有时,这也是始料不及的无常啊。

我们害怕无常,渴望预测未来,趋吉
避凶。其实无常才是不变的恒常。前
后相随、生死相成的互变,从鸿蒙初辟
就无人可避。那些能将自己独有的创
造力发挥到极致的人,就是在这不停流
逝的尘世间,持守静和安详的智者啊。

花指

一朵朵金黄的蕊,像玲珑的微笑,在
茎上谱出一曲简短的花之乐。总之,从
叶子到花,无一不洋溢着高贵,嗅一嗅
她散发的细细如缕的暗香,一种敬仰和
依恋深深埋藏。

开放的兰花向我们展示一种向上的
力量,兰花的清香,让人明白了一种真
实,一种生活的真实,生命的真实与意
义。让人学会从尘世中摆脱名利的困
扰,回归自然的平淡、纯朴,让人在纷
争繁杂的社会生活里,心灵仿佛经历
一次禅道的洗礼:平平淡淡是真,知足
者常乐是为福。

我喜欢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不
以出身荒野而自卑,不因清寒而萎靡,
甘与平淡相伴,不与庸俗为伍的高贵
品质。一种如兰的纯真简直就是脱尘
的洁净,如君子兰般孤高雅洁超脱,
那种彼此间的坦诚与关注是那种
“不为无人而不芳,不因清寒而萎靡”
的高洁境界,是一方现代钢筋混凝土
筑成的闹市里寻不到的净土!是远离
尘世的喧嚣浮躁的一种最纯真的高雅
完美,是一种豁达,是一种品格,一种
境界!

人与花共洁,花与人同芳。和兰花
在一起,用宽广的胸怀容纳一切,心灵
会更纯净,心胸会更豁达,人生会更快
乐!

微小说 |

怀着爱心去做事

■ (广西)苏瑞宁

张大伟这几天心情糟糕透了。确切地
说应该是自从进入恒顺公司那一起,张
大伟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么恼火。

张大伟大学毕业就被恒顺公司免试招
录,在这里短短几年时间,他就从一个技
术员到科室主管再到项目业务主管,可
谓如鱼得水,一帆风顺。可是万万没想
他刚上任项目业务主管一个月,就遇到
棚户区改造项目,现在因为不少老住
户拒绝接收赔偿标准使得项目推进很
缓慢。

可是不对一些“钉子户”采取强拆那
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开工?张大伟在
心里嘀咕道。

张大伟抓起办公桌上的电话要通知
施工队的老包,让他做好准备晚上来
次突击强拆。这时手机来电铃声响起。

“小姚,有什么事嘛?”小姚是董
事长的秘书。

“张主管,董事长让您过她办公室
一趟。”

“好的。”

张大伟心里有些忐忑不安。他想,出
了这么大的事,自己一定被董事长批
个狗血喷头。他小心翼翼地推开董
事长办公室的门。“董事长,您叫我
啊?”

“嗯,来,坐这儿。”董事长指了
指她办公桌前的椅子。“小姚,给
张主管倒茶。”

这情况有点出乎张大伟的预料。董
事长没有提群众上访的事,而告诉
张大伟,她有个隐藏在心里多年的
故事要讲给张大伟听。

很多年前,有个初中女孩子放暑假
了,她就陪妈妈隔三差五地拿土鸡
和土鸡蛋到城里的菜市场大门口边
上卖。中午时候,有位母亲骑着电
动车驶过她们跟前,后座的小男孩
突然指着女孩脚尖的篮子对他妈
妈说,妈妈我要吃鸡蛋,他妈妈听
见儿子的话便停下电动车并买了
三斤鸡蛋。同样的情形在后来发
生了三次,那个小男孩不是让他妈
妈买鸡蛋就是买土鸡。

董事长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有一天午饭时刻,女孩的妈妈叫她
到菜市场里去买馒头,当她来到排
队买馒头的队伍中时却发现小男
孩和她的妈妈也在前头。那位妈
妈问小男孩,大伟你不喜欢吃鸡蛋
和鸡肉,为什么老是叫我买呢?而
且都是跟她们买?因为我觉
得姐姐挺可怜的,你看她们穿那
么旧的衣服。但是她们卖的并不是
真正的土鸡和土鸡蛋啊。也许她
们有困难没有其他办法才这么
做的呢?下次我们不买她们的东
西了好吗?好吧。小女孩听完她
们的对话之后,回去问了她妈
妈,才知道她妈妈从市场拿一些
饲料鸡和鸡蛋掺在其中。第二天,
女孩等那两位母子再次路过时,
小女孩把一篮子鸡蛋送给了她们
……

“董事长,难不成您就是那个女
孩,而我是那个小男孩。张大伟打
断了董事长的故事。后来我妈妈
还帮你们介绍了几个客户,难怪
我大学毕业向公司投档时候连
面试都免了。”

“免试你不是因为感激您,只是
我换了另一种方式而已,我也派
人事科查过你的档案,并与学校
和老师了解过你的情况,觉得你
很优秀,是我们公司需要的人才。”

董事长端起茶杯示意张大伟喝茶。

“十年前,我丈夫因为身体原因
把公司交到我手上,每次公司遇
到困难时我就会想起这件事。”
董事长起身给转向窗外。“因
为我始终相信一个怀着爱心去
做事的人不会失败,一家有爱
心的企业也一定会赢得更多
支持和帮助。”

“谢谢董事长,我知道怎么
做了。”张大伟从董事长办公室
出来后如释重负。

后来,有人常常在黑乎乎的
夜里看到张大伟的身影在棚
户区胡同和楼道里穿梭。

半个月后,棚户区棚户区改
造如期开工建设。在开工剪
彩仪式上,张大伟代表公司致
辞,讲得慷慨激昂,意气风发。
致辞结束时候他抬头向台下
鼓掌的观众望去,发现原先的
“钉子户”拍得最欢。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gqhx.org.cn>)
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